



岭南文化书系
广府文化丛书

行花街

谢中元 石了英
编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651

东莞图书馆



00013120765634



岭南文化书系
广府文化丛书

行花街

谢中元 石了英
编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行花街/谢中元, 石了英编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1. 8
(岭南文化书系·广府文化丛书)
ISBN 978-7-81135-809-4

I. ①行… II. ①谢… ②石… III. ①花卉—文化—广州市 IV. ①S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64673 号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义雄

责任编辑: 黄 倩

责任校对: 黄 颖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

印 刷: 深圳市新联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9.875

字 数: 154 千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

定 价: 43.00 元

(本书所涉个别图片, 如属个人版权, 见书后请函告出版社, 以便支付薄酬)

岭南文化书系·前言

五岭以南，素称岭南，岭南文化即岭南地区的人民千百年来形成的具有鲜明特色和绵长传统的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偏处一隅，岭南文化在秦汉以前基本上处于自我发展的阶段，秦汉以后与中原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明清以至近代，域外文化不断传入，西学东渐，岭南已经成为传播和弘扬东西方文明的开路先锋，涌现出了如陈白沙、梁廷枏、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一大批时代的佼佼者。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岭南再一次成为试验田和桥头堡，在全国独领风骚。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岭南文化形成了兼容、务实、开放、创新等诸多特征，为古老的中华文化的丰富和重构提供了多样态的个性元素和充沛的生命能量。就地域而言，岭南文化大体分为广东文化、桂系文化、海南文化三大板块，而以属于广东文化的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为核心和主体。为了响应广东省委、省政府建设文化大省的号召，总结岭南文化的优良传统，促进岭南文化研究和传播的繁荣，在广东省委宣传部的指导和大力支持下，暨南大学出版社组织省内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编写了这套《岭南文化书系》，该书系由《广府文化丛书》、《潮汕文化丛书》及《客家文化丛书》三大丛书共 30 种读本组成，历史胜迹、民居建筑、地方先贤、方言词曲、工艺美术、饮食风尚无所不有，试图从地域分类的角度完整展现

岭南文化的风貌和精髓。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力图做到阐述对象的个性与共性相统一，学术性与通俗性相结合，图文并茂，雅俗共赏。我们希望这 30 种图书能够成为介绍和宣传岭南文化的名片，为岭南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再次腾飞提供可资借鉴的精神资源。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系曾获批为 2009 年度“广东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在项目申报和丛书编写过程中，广东省委宣传部的领导多次给予指导，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州大学、韩山师范学院、佛山科学技术学院、韶关学院、嘉应学院以及暨南大学的有关领导和专家学者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我们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岭南文化书系》编委会

2011 年 6 月 18 日



目 录



岭南文化书系·前言	(001)
一、行过花街过大年——广府年俗的别样风情	(001)
(一) 应春节而生的“行花街”	(002)
(二) “挤”出来的喜庆与狂欢	(006)
(三) “行”：一种情感的仪式	(009)
(四) 以“花”为主的文化集市	(012)
二、粤人爱花有因缘——广府花事的千年不息	(020)
(一) 岁月有痕花弄影	(021)
(二) 素馨花香醉千古	(028)
(三) 广府花乡聚两村	(034)
三、自古而今几番新——羊城花市的渊源流变	(044)
(一) 早期的“花圩”、“花渡头”	(044)
(二) 清代的双门底花市	(047)
(三) 民国时的浆栏路花市	(050)
(四) 新中国成立后迎春花市	(053)
四、香飘四邻皆是春——穗外花市的区域特色	(063)
(一) 佛山迎春花市	(064)
(二) 东莞迎春花市	(067)



- (三) 深圳迎春花市 (070)
- (四) 港澳迎春花市 (072)

五、三日璀璨不易得——十里花街的精搭细建 (077)

- (一) 花市选址有讲究 (077)
- (二) 档位招租与摆设 (079)
- (三) 花街搭建与装饰 (081)
- (四) 幕后人性化服务 (087)

六、花里乾坤意头足——千花百卉的吉祥寓意 (091)

- (一) 广府人的“花意头”情结 (091)
- (二) 不同的花，不同的寓意 (093)
- (三) 花语背后的“求实重利”心理 (112)

七、彩楼高叠庆新春——花街牌楼的文化意蕴 (115)

- (一) 花市建牌楼的因缘 (115)
- (二) 牌楼从素朴到华丽 (117)
- (三) 多种多样的造型元素 (119)
- (四) 牌楼反映了时代主旋律 (121)

八、行到街深溢诗情——花市艺术的惠风雅韵 (126)

- (一) 党政名人生妙笔 (126)
- (二) 文学大师有佳作 (129)
- (三) 名家文艺赠花街 (132)

九、民俗遗产待传承——迎春花市的发展之思 (137)

- (一) 老区花市遭遇生存尴尬 (137)
- (二) 迎春花市与“非遗”保护 (141)
- (三) 流动的花街，发展的民俗 (145)

参考文献 (149)



一、行过花街过大年

——广府年俗的别样风情

行花街（粤音 hang fa gai），又名“逛花市”，一般指除夕夜逛“迎春花市”。每年春节前十天左右，广州、佛山等广府地区都会选定市区内的繁华路段举办迎春花市，封路搭棚，设摊挂灯，在入口处搭好牌楼，在棚架上摆满鲜花，打造一条十里花街，供市民们走一走、挤一挤。行花街，多是从腊月二十八开始，持续三天，除夕夜达到高潮。城市万人空巷，家家老少相携，人们徜徉于花香瑞气当中，营造出“花海人潮十里长”的美好景象。行花街的人们个个面带笑意，手持鲜花和风车，人流与花海交织在一起，在南国大地上舞动游走，美妙而又绚丽，直到大年初一凌晨人们才慢慢散去。



2011年广州越秀区的西湖路花市（谢中元摄）

“年卅晚，行花街，迎春花放满街排，朵朵红花鲜，朵朵黄花大，千朵万朵睇唔晒。阿妈笑，阿爸喜，人欢花靚乐开怀……”这首广为流传的儿童歌谣《行花街》形象地唱出了广府地区除夕夜行花街的盛况。人们在花街上尽情地感受着“行”的浪漫、“挤”的热闹，再顺便买回一些“好意头”的花卉来迎接新年、祈福纳瑞。经过一百多年



的积淀传承，“年卅晚行花街”，成为一个历久弥新的广府民俗。

（一）应春节而生的“行花街”

日出日落三百六，周而复始从头来。每年农历腊月的最后一晚，又称“除夕夜”，所谓“旧岁到此而除，明日另换新岁”。为了这个魂牵梦绕的团圆夜，走南闯北、漂泊异乡的人们无论在雪漫长天的北国，还是在香飘四季的海岛，不论生活是艰辛还是优裕，都要想方设法回到父母身边。全家聚在一起，叙家常，聊心曲，吃一顿丰盛的年夜饭。广府地区也十分重视过年，留下了很多既古老又年轻的年俗。

由于广府大地处于珠江三角洲，曾是中原人的避难之地，自秦汉以来的移民或避难于此的中原人带来了不少年俗，有的延传至今。这里地处南疆，远离中原内核文化的掣肘，又是商贸频繁的前沿阵地，最先受到了海外民俗的影响，因此广府年俗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南北交会、中西撞击、古今兼容的风韵。旧时有《新春习俗歌》：“腊月廿三，晒被洗衣衫；腊月廿四，清洁房边地；腊月廿五，扫房掸尘土；腊月廿六，洗净禽畜屋；腊月廿七，里外洗归一；腊月廿八，家什擦一擦；腊月廿九，脏物都搬走；年卅晚，团年饭后去卖懒。”后又有人编了《广东年俗一路数》等歌谣，歌中唱道：“腊月二八洗邋遢，干干净净好过年。逛完花街采年货，二九这天欢畅过。除夕居家年夜饭，欢欢喜喜庆团圆。初一在家迎财神，压岁红包福满堂。回到娘家侍亲恩，初二一定要记牢。初三赤口免争吵，出门尽量少出口。初四呼朋齐唤友，居家旅行畅快游。初五初六去拜年，亲疏远近逐个访。初七人日人生日，美满祝福记心头。待到正月十五圆，元宵花灯乐翻天。”春节节庆一直延续到正月十五。

广府地区有许多特有的过年民俗值得一提，比如春节前夕“行花街”、年三十晚儿童“卖懒”、大年初七过“人日”，还有放“开门炮”、炸“煎堆”、卖“发财大蚬”（即“接财神”）、吃“无情鸡”、吃开年饭等。特别有意思的是“卖懒”习俗，曾在珠江三角洲一带非常流行，除夕夜，儿童们一手提灯笼，一手拿着染红的鸡蛋和数炷香，走出家门，沿街边走边唱：“卖懒卖懒，卖到年三十晚，人懒我唔懒。”一直唱到土地庙或某神庙，把香插到神像前的香炉上，然后走回家，将红鸡蛋分给长辈吃，此时长辈再赏以“压岁钱”。



然而，民俗是乡土社会的产物，随着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有些民俗会逐渐淡化甚至消失。当人们的生存环境发生改变，过年习俗也会相应发生变迁。如今，“谢灶”民俗几乎已寿终正寝；城市里放鞭炮已被禁多年，“鞭炮声声辞旧岁”的喧嚣早已化作记忆中的一道音符；原始乡村的同宗家族在城市里几乎不可寻觅，迎神祭祖也没有场地；美食名点越来越多，而年糕与油角渐渐成为过年食品中的摆设；贴春联、贴门神渐被城里人所淡忘；除夕夜待在家里守岁被户外的活动和娱乐所代替；活泼可爱的孩童提着纸灯笼穿街走巷“卖懒”的热闹光景难以再现。很多年俗已式微甚至消亡，不免让人叹息。只有行花街，成了广府人过年保留的传统节目，也是目前最有影响力、最具广府特色的一个年俗。

行花街民俗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唐宋时期，广府地区就出现了花卉买卖的市场。到了清代中晚期，岁暮年关将至时，买花过年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喜爱，“年宵花”概念相应而生，指的是专门在春节前夕买卖的花卉。由于“年宵花”需求量很大，人们常把满足岁暮购花需求的花市称为“岁暮花市”。“岁暮花市”后来渐渐多了一些叫法，如“除夕花市”、“年宵花市”，定型于民国时期。20世纪20年代，除夕花市的规模越办越大，花市开张时，一些民众穿上漂亮的衣裳，到沿街而设的花市上赏花、买花，感受春天的气息，迎接新年的来临，这就是所谓的“行花街”。新中国成立后，由政府搭台花农唱戏的迎春花市越办越兴旺，“岁暮花市”、“年宵花市”、“除夕花市”等叫法被统一为“迎春花市”，大规模举办的迎春花市也为人们“行花街”活动提供了物质条件。一年一年延续下来，行花街逐渐从一种人人参与的活动演变成为一种深入人心的民俗。

“行花街”，其实就是以花为媒，借之守岁，以之迎春。喜庆的花市与热闹的



广州市越秀区迎春花市（卢欣供图）



春节携手，使“行花街”民俗在广府地区传承下来。春节使花市凝聚大众，香飘四邻；花市令春节活色生香，平添喜庆。春节与花市的结缘，让行花街、品花香、解花语成为一个年夜狂欢的盛典。离春节尚余十多天，蛰伏在春天边缘的寒气慢慢消散，人们凝滞的神经产生轻微的骚动，车水马龙的交通让位给了封路搭棚的花市，隐约间人们对新年有了些许期盼。待到除夕夜，夜色下的花市，灯火通明，但见花街入口处矗立着一座巨型牌楼，随着彩灯闪耀，变幻出各色光芒，花市中央，十里长街，花棚橘摊绵延不绝，上千种繁花色彩斑斓，缤纷似锦。家家户户几乎是倾巢而出，同行花街，人们置身于欢乐的花花世界中，赏花、品花、买花，在花街中徜徉漫游，享受着一年一度与群芳同在的美好时光。土生土长的广州人小王说：“幸好还有花街，让我们觉得年味依旧。”一些南来寻梦的新广东人，开始心甘情愿地留在广州过年，他们乐于走入潮涌般的滚滚人流中，尽情感受过年的气氛。

过年以其特有的乡土情结和亲情，形成了一种最为强大的精神向心力。应春节而生的“行花街”永远饱含着浓浓的亲情文化。花市人多嘈杂，那逛街的、赏花的、买花的、买年货的、凑热闹的、长枪短炮拍照的，俨然一幅当代版“清明上河图”，人多难免磕磕碰碰，但人们都彬彬有礼，格外谦让与宽容。年长老者、恩爱夫妻、甜蜜恋人、顽皮小童，逛花街时，都春风满面，笑意盈盈。在花市上，经常可以看到这些温馨的场景：年轻的一家三口，儿子坐在爸爸的肩膀上，妻子轻轻地挽着丈夫的臂，边走边看边挑选着；年迈的父母在儿女的陪伴下，看着热闹的场景，脸上露出慈爱的笑容；热恋中的情侣，手牵着手，相互依偎地走在鲜花丛中……近些年花市上也有身穿红马甲的义工，或是推着轮椅，或是搀扶着老人，陪伴他们逛花市，一些花商看到后，主动送上几枝花，这样的场景格外温暖人心，令人时时感受到人间美善的光辉。

花街，还承载着人们对新年的期盼和祝福。当夜幕低垂，华灯初上，满街男女手持鲜花，举着风车，衣香鬓影，笑语春风，把万紫千红带回家中，寓意一年花开富贵，大吉大利。有钱人家买上几盆成千上万元一盆的进口花卉也毫不吝惜，普通人家也捎带一盆金橘、几株水仙。他们买的不仅仅是花，更是希望。即便不买，看一看那琳琅满



目的时花与金橘，这个年才算过得热闹丰富。在逛花市的时候，讨价还价是必不可少的，笑嘻嘻地你来我往，档主和买花客都非常讲究，专门挑选文明吉祥的用语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一来一往，笑谈中成就一桩桩生意，哪怕最后只买下一束价格便宜的“银柳”，花档的老板



迎春花市上档主大声吆喝（谢中元摄）

也乐呵呵地道谢，彼此都听到吉祥的祝福，乐意融融。十里花街，喧腾无比，深宵始散。

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中有一篇散文《五城记》，一语点明广州迎春花市之于春节的意义：“我想，

内地的人们过春节，大多用红纸与鞭炮来装点，那里的春意和吉祥气，是人工铺设起来的。唯有广州，硬是让运花车运来一个季节，把实实在在的春天生命引进家门，因此庆祝得最为诚实、最为透彻。”不愧是文学家的妙笔生花，“让运花车运来一个季节，把实实在在的春天生命引进家门”，多么形象生动，字里行间饱含着作者对广府“行花街”民俗的赞赏之情。全国最浪漫的迎春方式，恐怕莫过于行花街了吧。像北京人逛厂甸庙会、上海人逛城隍庙、苏州人逛玄妙观一样，广府人注重逛花街的过程，并坚持认为：除夕之夜没行过花街，这年就过得不完整。行花街也自然而然地成为独一无二的过年民俗，诸如“北有哈尔滨的冰灯，南有广州的迎春花市”、“北有庙会，南有花市”、“北有庙街，南有花街”，说的就是这个特色。

不过，很多北方人对花市还是既惊讶又不解。1983年，中央电视台推出春节联欢晚会后，北方人由于室外严寒酷冻，除夕夜多半是全家围坐在暖暖的炉火旁看“春晚”，以至2008年“春晚”在北方的收视率最高达到85%以上。至今北方一带还流行着“不看‘春晚’不算过年”的说法。而在四季如春的广东，“春晚”收视率全国最低，仅为4.59%，东莞加上外来人口多返乡者多的原因更低至0.1%，除夕夜广府人大多在花街上守岁。有人因此认为中国出现了“一道以长江



为界的文化鸿沟”，其实这是民俗惯性力量所形成的地域差异，并非人为制造的所谓文化冲突。算一算，民国时期就已形成的除夕花市比“春晚”整整早了60多年，当行花街与看春晚在时间上不能兼顾时，代代相承的广府人多半选择行花街来守岁，也是很正常的。

（二）“挤”出来的喜庆与狂欢

传统花市，多属占道经营。在商业旺地，人们自摆自卖，用鲜花铺成一条街，顾名思义——花街。新中国成立之后，广府各地的花市多在马路上举办。以广州为例，历史最悠久的越秀区花市，设于教育路及西湖路，两条路十字相交，东西南北四个出入口各建一座牌楼，主牌楼设在教育路北端，正对着最繁华的中山五路。

长长的花街常常要吞吐数百万人的人流量，所以“行花街”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挤”，这不是最近几年才有的盛况，新中国刚成立后的迎春花市，也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广东省委原秘书长关相生写有一篇《陪同朱德、陶铸看广州花市》的回忆文章：“1951年12月，陶铸调广东任华南分局第四书记，我随他来到广东。除夕夜，陶铸要看花市，我和警卫员两人陪同，来到当时设在长堤路北一带的花市（双门底花市）。我是陕西人，家乡习惯除夕待在家里的火炉旁边，听着外边的鞭炮以祝贺新年。当来到人山人海的花市，见到两旁万紫千红的鲜花，真感到似乎到了天堂一般，喜悦心情难以言表。到了一个卖盆景竹子的摊档前，陶铸同志选了一小盘长方形的盆竹，价格也不贵，由警卫员小王扛着，穿行在花市的人海中。旁边不少人以惊奇的目光望着，有的说：‘到花市不买花，买盆竹子干什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们才从人群中挤出来回到家里。”人们行花街的激情，在那时迸发得如此热烈。

散文家秦牧1978年写过一篇《花街十里一城春》，他在文中用诗歌描绘了当时的盛况：“花街十里一城春，笑语喧声入彩门，疑是层峦采蜜使，幻成百万看花人。”把行花街的人们形容成采蜜的蜜蜂，生动至极！三十年以后，行花街的人数何止百万，2010年广州迎春花市的三天内，行花街的总人数达到379万人次，街头巷尾的人们洋溢着狂欢的热情。



不过若想在花街上从容地欣赏花木盆栽，最好在年二十八来，最好选择白天，那时鲜花人面相映红、香氲弥漫熏人醉，人们还能悠然地赏花、买花。过了年二十九，特别是到了除夕夜，行花街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涌过来，一拨挨一拨，一浪接一浪，人根本无法用脚走路，只能被人群推着慢慢向前。一个逛过了越秀区西湖路花市的游客在博客中写道：“人流高峰时你若能顺利走近你感兴趣的花档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如果你还能砍价再顺利付钱，那简直是可遇不可求的。如果你还能顺利接档主找的钱，那你赶快去买彩票，今年保准走大运！”这就是迎春花市摩肩接踵、熙来攘往的真实盛况。



1978年广州的除夕花市（广州市档案局供图）

广州还有句歇后语“大姑娘行花街——顾得上顾不得下”，说的就是行花街“人贴人”的拥堵情景。2009年1月15日的《南方日报》上登有一篇《花市人如豆》的文章，写的是一个外地女孩留广州过年逛花市所看到、所想到的，尤其生动有趣：

去年留守，广州女孩敏华陪我逛了一趟滨江西的花市。还没进花市就被吓到了，见过人多，但没见过这么多呀。我甚至怀疑整个海珠区的人都涌到这里来了，长长的人龙，简直可以用“逶迤绵延”来形容。敏华随口吟了句“花市人如豆”。好不容易到了花市门口，“这颗豆”竟一定要在门口留张影，说她从小到大每年都有一张在花市门口的照片。我笑她傻，却又莫名地羡慕。（林文静/文）

好一个“花市人如豆”！在如此高密度的人群中，单个人瞬间变得渺小起来。文章率意写来，真实地道出了广州花市人潮涌之况。人群拥挤，大人不时提醒小孩：“唔好走散！睇住！跟实！”有幸买花的人，有的托在肩上，有的把花高高举起，顺着人潮缓缓而行。



行花街，不仅人挤人，也是花挤花。放眼望去，满目芳菲，橙红、鹅黄、淡紫、莹白、嫣红，赤橙黄绿青蓝紫，全都娇艳欲滴。杜鹃、蝴蝶兰、非洲菊、甘蓝、海棠，不胜枚举，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这里是鲜花的海洋、色彩的圣地，“姹紫嫣红”、“百花争艳”，这样的语词根本不足以表达心中的慨叹。圣诞红燃起“火焰”，粉桃花荡出“霞光”，白水仙连成



2009年1月25日晚，人贴人的禅城区文华路花市
(周春摄)

“月色”，一朵朵摇曳生姿，一簇簇迎风招展，仿佛在低吟浅唱“春天来了”，真可谓是“五彩鲜花满场春”。此时此刻，此情此景，让人花了眼，更让人“花了心”，恨不得把这满街的春色捧回家。

也许外地人会对“行花街”的“挤”颇为不解，但是广州人对“挤”却有着他们独特的感知。花是寓意吉祥之物，广府人讲究好意头，过年“行花街”往往被市民当作来年转运的好征兆，正如广州本土歌手东山少爷所唱的《行花街》：“行花街咯喂，你今年梗上位；行花街咯喂，你今年冇闭翳；行花街咯喂，你科科考最威；行花街咯喂，你开心足一世；行花街咯喂，娶得一美妻；行花街咯喂，你先生变新贵；行花街咯喂，今年生番个仔！”行花街的人们无不像歌里唱的那样心怀美愿，期待好梦成真。

卖花的、买花的、赏花的、拍花的，在花海中流动，整个花市热气腾腾，人们不以挤为苦，反以挤为乐，脸上挂满笑意和喜悦，互道新年进步，互祝恭喜发财，节日的祥瑞和欢笑让人欢心和憧憬。人们相信“行花街转大运”，挤一点才显得热闹，热闹一点才显得有人气、有旺气、有年气、有喜气。挤一挤，挤掉旧岁的晦气，沾点花香瑞气，企盼来年风调雨顺、幸福平安。一位老广州人说：“越是艰难的时候越想讨个好意头，去‘行（挤）花街’转运最有效。”另一位年年逛西湖路花市的老广州人感叹道：“虽然这里每年都是‘人挤人’，有时



在里面根本就走不动，一家人来逛肯定也都会走散，但作为春节必备的节目，就算在花市里没买到花，可大家还是逛得很开心。”这正是广府人以花为媒、祈福纳瑞心理的最佳体现。

大年三十除夕夜，是人群最拥挤的一夜，不管多挤，行花街的盛况年年如此，热情毫不消退。这一夜也是花价疯狂下跌的一夜，档主们为了赶在新年前把花卖完，索性站在高高的摊档上，嘶声竭力地吆喝：“买盆靓花返屋企过年喽……”，“剑兰十蚊三枝，过黎睇睇啊！”此时人们买花必定狠狠地砍价，档主们也颇爽快。等到午夜零时，人们就开始“抢花”了。所谓“抢花”不是不给钱真抢，而是用极少的钱就可以从花农手里买到一大把花。花农也是喜气洋洋，笑逐颜开，满口“花开富贵”、“恭喜发财”的祝词。一株年二十八开价18元的水仙花，有可能降至三四元成交，有的档主甚至喊出了菊花每盆1元的超低价。一时间，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夹杂着小孩的欢闹声、人们的祝福声、高音喇叭里轻快的广东音乐、交通警察维持秩序的哨子声，汇成了洋溢着世俗风情的大合奏。最后，人人心怀满足，手持一把春光撤退。凌晨一两点的时候，花农开始收档，工人们迅速地拆除棚架，还路于民。

（三）“行”：一种情感的仪式

行花街如此拥挤，加上有时交通不便，搬运花木盆栽不大轻松，很多人并不在迎春花市上买花，花市上逛的人要多于买花的人。一般家庭会到民间自发组织的花卉集市转一转，将过节所需的年宵花木准备妥当。

在广州和佛山，热热闹闹的大型迎春花市尚未开张，各种大大小小的盆橘档、花档、年货档就已经以星火燎原之势，迅速遍及各主要社区、街道、公园甚至菜场附近。这些民间的花



街边的盆橘摊档（崔景印摄）



市灵活自由，开张很早，规模也大小不一，多出售年橘、盆橘、兰花、菊花等大众喜爱的盆栽花木，有的也摆卖一些平价的兰花、水仙以及工艺品，高档花卉较少。它们由花农自发组织，被称为地摊式花档，不搭棚架，没有牌楼灯饰，不会出现管制封路的情况，前来买花的市民或开车或步行，络绎不绝，一派喧闹景象。

民间花市隐藏于大街小巷，多靠近居民的住宅区，花的价格又比大型花市低廉，附近的市民百姓趁着茶余饭后或逛街买菜的片刻，就能顺便买好搬运回家，满足应节所需。除了固定的花摊档，流动的花档也不时穿行于街巷，一些花贩把自行车或三轮车后座改装成简易的花架，上面放上了五颜六色的应节花卉，其中不乏蝴蝶兰、大花蕙兰这样的中高档鲜花，这为不想挤迎春花市的市民提供了便利。民间花市时间持续较长，人们不必挤在除夕夜购买年宵花。行花街，多半是一个“逛”和“欣赏”的过程。所以一般听到广府人呼朋唤友：“去行花街啰！”很少听到有人说：“去行花街买花啰！”

行花街和叹早茶，有异曲同工之妙。叹早茶是流行于广府地区的一个习俗，茶客到茶楼，点上一盅两件，边喝茶边聊天，在一种轻松随意的状态中交朋友、谈生意，十分休闲洒脱。很多人独自一人上茶楼，凭着一盅两件就可以闲坐一个大清早，不为别的，只为享受那份闲适自在的情趣。行花街又何尝不是如此，买花是次要的，甩开双手，边挤边看，充分体验喧嚣热闹的喜庆气氛，才是主要目的。这份闲适平和，从广府人的骨子深处荡漾开来。历史上岭南偏安于一隅，少逢战乱，商业发达，生活富庶，广府人性格悠闲平和，自然低调，懂得享受。早上或傍晚，经常可以看到从菜场归来的老婆婆，一手拎着绿绿的白菜、生菜、空心菜、西洋菜，一手抱着满满的姜花、菊花、百合、玫瑰，令人不得不惊叹：老阿妈如此懂得“诗意地栖居”。

行花街，享受的是彻底放松、浪漫闲适，重在一个“行”字。把这个字拆开解读，可以发现更为细腻的文化密码。“行”的本义指小步慢走。“行”字可拆为“彳”和“亍”两个独立的汉字（拼音 chì 和 chù），据《说文解字》：两字都指小步而行。合在一起，形容小步慢走或时走时停的状态。这多么契合人在花街中的真实情况，人们不用争先恐后地赶时间，也无法快马加鞭地向前冲，而是乐意让时间更慢一些，边挤边开心，且走且驻足。徜徉于花街，不去思量也不用思